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蜀葵花開，忠赤報天

尚繼慧

入夏後，有種花卉越長越高，越開越壯，一朵朵昂揚綻放，一棵棵傲然挺立，綠籬一樣守護著院子，雲霞一般點綴著村落，這就是歷史悠久、享譽全球的「蜀葵」。

蜀葵，高度可達丈許，花色多為大紅，又名一丈紅。隨著盛夏來臨，蜀葵可勁生長，鬱鬱蔥蔥，花開滿枝。每株蜀葵腰身綴滿碩大綠葉，每個葉片根部的上端幾乎都孕育著花蕾或枝杈。花骨朵肉球大後軒然開放，或紫紅，或淺粉，或單瓣，或復瓣，一片壓著一片，繞著花蕊圍成艷麗花冠，盡情釋放鮮活的美麗。朵朵蜀葵花貼著莖桿，從腰部一直開到上頂，花瓣呈倒卵形，在嫩黃花萼的映襯下，每一瓣都像輕盈的蝶翼。越近花蕊，顏色越深，煞是爛漫，恰如陸游所言「翩翩蝴蝶成雙過，兩兩蜀葵相背開」。

典籍《花鏡》對蜀葵誇讚道：「花生奇態，開如繡錦，色彩斑斕，燦若朝霞。」

蜀葵，當然是源自蜀地，已有兩千多年的栽培史，是唯一以「蜀」命名的古老植物。後來隨著絲綢之路漸漸開到西方，開遍世界各地，是名副其實的「絲路之花」。蜀葵最早記載於《爾雅》，謂之「戎葵」，到晉代的《古今注》：「荆葵，一名戎葵，一名苾苾……莖葉不殊，但花色有異耳，曰蜀葵。」蜀葵的適應性極強，喜光、抗熱、耐旱，廣受歡迎，極得推崇。

如今的蜀葵，早已中西合璧，文脈流芳。比如在敦煌壁畫裡，蜀葵與蓮花是最重要的佛花。梵高的布面油畫《花瓶中的蜀葵》，

收藏于蘇黎世美術館，久富盛名。歌德、海明威等經典作品裡，均見蜀葵形象。至於我國古代的詩詞歌賦裡，盛讚蜀葵更是屢見不鮮。如唐朝劉慎虛的《蜀葵花歌》有佳句：「人生不得長少年，莫惜床頭沽酒錢；請君有錢向酒家，君不見，戎葵花。」當代大家徐悲鴻尤其喜愛蜀葵，曾命名自己的住所為「蜀葵花屋」，在院子裡種植各色蜀葵，作為繪畫創作題材。

由此看來，出自四川的蜀葵，幾乎與其國寶大熊貓齊名。

詩人岑參曾言「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開；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道盡了蜀葵花的特點。蜀葵花開，從下到上，漸次展開，步步高陞，環環緊扣。下面的葉子蒼老，花朵快要凋零，上面的鮮花正盛，花蕾勁挺，絲毫未顯頹廢之勢。這就是蜀葵的品性，從夏到秋，由下到上，一直開過整個伏天，花期之長，身形之健，無可挑剔。

蜀葵不計較地勢，不怕土壤貧瘠，不怕溫度高低，均能茁壯成長。初見一兩棵，三兩年過後便能擴展成叢，因而也就分佈廣泛，牆角、院外、路邊，到處滋長，爭先開放，將艷麗展現，把綠色鋪排。這是一種坦蕩，這是一種奮進，毫無嬌生慣養，而是溫文爾雅，熱情奔放。

蜀葵還是忠貞的象徵，如宋代王鉉的《蜀葵》詩云：「片片川羅濕露涼，染紅才了染鵝黃。花根疑是忠臣骨，開出傾心向太陽。」又如明代李東陽的《蜀葵》詩言：「羞學紅妝媚晚霞，祇將忠赤報天家。縱教雨黑天陰夜，不是南枝不放花。」均讚美了蜀葵花不卑不屈、永向陽光的個性。

喜聞樂見的蜀葵花，樂觀開朗的一丈紅，開的是一種氣勢，開的是一種信念，開的是一種包容。

鳥在枝頭鬥嘴。文化的氣息，存在這俯仰之間、對萬物枯榮的從容體察。

淺夏的雨，是一絕。它不似秋雨那般纏綿悱惻，也不像盛夏暴雨那般傾盆如注。往往是雲腳一低，豆大的雨點便乾脆利落地砸了下來。

打在芭蕉葉上，是急促的戰鼓；落入池塘，便敲碎了一池平滑的鏡面。水花濺起，化作更細微的煙霧。空氣中瞬間瀰漫開泥土的腥氣與植物的清香，這是一種只有初夏才有的、充滿泥土張力的野性氣息。雨歇得也極快，雲層一裂，陽光再次傾瀉而下。萬物在這場急雨之後，更顯出一種洗盡鉛華的純粹。

將淺夏比作畫，是因為它有定格的極簡美感；說它如煙，是因為它有著流動的、不可捉摸的氣韻。站在這季節的交界處，人也彷彿成了一枚落款的紅文間章，不經意間便蓋在了這幅巨大的畫卷中。

沒有刻意的雕琢，拒絕陳詞濫調的詠歎。夏天只是按著自己的節奏，將風、將光、將新綠與微雨，揉捏成一首無字的詩。它提醒我們，時間並非總是殘酷的掠奪者，它也是一位高明的畫師。在煙聚煙散、雲卷雲舒之間，畫已成形。而我們，皆是這畫中匆匆趕路，又在畫中流連忘返的歸人。

心安老巷子

李笑生

老巷子，顧名思義，過去的村巷。位於寧夏隆德縣城西北一角。糧店、酒館、裁縫店、鐵匠鋪，一排排灰瓦土牆的黃泥小屋，繪就了上個世紀的生活場景。房子高低不同，卻錯落有致。風吹過，綠柳就掩映了高高的山牆，店舖前那招客的五色的小旗就輕輕的飄擺，老巷子的風是輕柔的。

喜歡聞李師傅家的酒香。李師傅的酒店開在巷子的頂頭。清晨，不管有無來客，李師傅都會準時打開酒店的門，氤氳了一夜的酒香就從那間屋子裡瀰散開來，香氣就傳遍了整個巷子。進門是客，不管你買不買酒，李師傅都會熱情地向你敬酒一杯，邀你品嚐。

喜歡在巷中央紅崖村的溪水邊靜坐。一股清泉從巷中的石縫流出，溪流跳動著白花，如流逝不息的光陰，這溪流一定流過千百年了，水槽邊上已長出了青苔，那青石板被沖刷得坑坑窪窪。可以想像，曾經的每個清晨與黃昏，此地聚集著多少挑水的媳婦和戲水的孩子，還有從山上跑下來焦渴了一天的牛羊。

想尋熱鬧，巷子上方的戲園是個好去處。有觀眾來，戲隨時開演。不收門票，沒有什麼禮數，有空位，你只管坐下來看。

演員多為老者，梆子一敲，二胡拉響，秦腔就吼起來。

唱腔時而婉轉低回，時而粗獷豪放，韻味兒不比名角兒差。唱的是他人的戲文，演的是自己的人生。一折下來，演者說過癩，聽者喊痛快……

老巷子值得去的地方很多。走在巷子裡，彷彿走回了童年，一屋一景都能帶給你許多的回憶。站在巷口，向著不遠處的城市張望，我常常陷入一種凝思：如今繁華的地方多，讓人感動的地方少。老巷子卻帶給我們難得的安詳與感動。這裡沒有寺廟的陰森，沒有宮廷的權勢，這裡是曾經的歲月，是我們樸素活潑的人間煙火。如果要將老巷子作個比喻，它應該是《清明上河圖》的一角，是《詩經》裡的「風」。

走在巷子裡，迎著輕柔的風，你的腳步會不由得慢下來，如巷中那句話所說：「我在老巷子等你」，你會不由得心生懷念，懷念親人、朋友、戀人，似乎一切都未曾改變，轉過前方某個巷角，或許，就能碰到他們。

老巷子，一個可以安放心靈的地方。

淺夏如煙入畫來

蘇閱涵

春的背影方才隱沒於一場落花，夏的序幕便在不動聲色間拉開。沒有熾熱的驕陽，也沒有暴烈的雷雨，初夏的登場，更像是一位執筆多年的畫師，在宣紙上落下的第一筆淡墨，溫潤、內斂，帶著幾分似有若無的清涼。

滿目的綠，是淺夏最肆意的底色。但這綠色，絕非老氣橫秋的沉鬱，而是帶著透明質感的嫩翠。陽光如鋒利的薄刃，利落地切開樹冠的縫隙，碎金般跌落在泥土上。不用去追尋什麼名山大川，哪怕只是窗外一株不知名的野樹，在此刻也舒展出一種近乎驕傲的姿態。葉脈裡流淌的不僅是汁液，更是急

于破土的光陰。樹冠交疊處，深綠與淺綠咬合，像大自然隨手潑灑的顏料，層次分明，卻又渾然一體。

所謂「如煙」，多半生於清晨或雨後。那是氣溫交替時獨有的浪漫。晨光初破，遠處的林梢還掛著幾縷游絲般的薄霧。霧氣不濃，卻剛好將山巒的輪廓勾勒得若即若離。水汽與草木的清苦味混合在一起，吸入肺腑，是從內到外的一場洗滌。這裡，不是人間煙火的喧人，而是未盡留白處的餘韻，三分縹緲，七分悠遠。它模糊了現實的銳利邊緣，讓鋼鐵水泥的城市森林，也在某一瞬擁有了水墨江南的柔光。

行至庭院，紫藤花期已過，幾叢新栽的芭蕉正好接過了歲月的接力棒。寬大的葉片在微風中輕搖，似綠色的巨掌，托起一院的清涼。我端坐簷下，手邊是一杯新泡的綠茶。

茶湯澄澈，杯底靜臥著幾枚舒展的芽葉，水面上倒映著頭頂的一小塊天空。雲在杯中走，風在耳畔鳴。古人講究「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淺夏的意趣，全在於一個「半」字。半夏半春，半熱半涼。花未全開月未圓，正是生命最具張力的時刻。我們無需借酒澆愁，也不必傷春悲秋，只需順應這光陰的流轉，看籐蔓攀上磚牆，聽聞



陳昌個家屬捐羅聯福利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新塘靈源各鄉聯合會/總商會訊：本會鄉僑陳昌個鄉賢（原籍晉江社店），亦即僑商陳惠生、逸生、振生、美美、鳴柳、清端、映月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仙逝，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令哲嗣賢昆玉熱心社會公益，秉承庭訓，於守制期間，仍不忘善舉，特獻捐本會菲幣貳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林少森捐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訊：本會委員林少森先生令尊林清悅老先生（原籍中國福建省南安市官橋鎮），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六日午時壽終於石獅市祖宅，享壽八十有三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本會聞耗，致唁函並派員敬送花圈，勉其節哀順變，以盡會誼。

林少森先生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

令尊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特慨捐菲幣三萬元充作本會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並申謝忱。

蔡安順捐

絲竹尚義社總社福利金

菲律賓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訊：本總社副監事長蔡安順同志令尊蔡孝建老伯父，於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上午七時二十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閱九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重令典，極盡哀榮。蔡副監事長安順賢昆仲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令尊生前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之美德遺風，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尤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捐菲幣三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現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能灶家屬捐

致公黨第一支部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致公黨第一支部訊：本支部施永遠名譽主席能灶大哥，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壽終正寢，享壽積閱壹佰高

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施永遠名譽主席能灶大哥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支部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二萬元獻捐本支部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總部敬領之餘，並申謝忱。

施能灶家屬捐

洪門執事總會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洪門執事總會訊：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施永遠名譽主席能灶大哥，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壽終正寢，享壽積閱壹佰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施能灶大哥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執事總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二萬元獻捐本執事總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總部敬領之餘，並申謝忱。

蔡孝建家屬捐

洪門執事總會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洪門執事總會訊：菲律賓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諮蔡詢委員孝建大哥，（亦即蔡副監事長安順大哥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上午七時二十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閱九十有八高齡。花亭永別，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蔡孝建大哥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執事總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執事總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總部敬領之餘，並申謝忱。

蔡安順捐嵩峰同鄉會福利

旅菲嵩峰同鄉會訊：本會常務顧問蔡孝建老鄉賢，即外交主任蔡安順令尊，於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上午七時二十分壽終正寢，騎鯨西去，魂歸天國，享壽積閱九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蔡安順鄉賢平素孝思純篤，秉承嚴訓，樂善好施，關心本會會務，守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壹拾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林少森捐

石獅市同鄉總會福利金

菲律賓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林體育委員少森鄉賢令尊林清悅老先生，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五月六日午時壽終於石獅市祖

宅，享壽八十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林體育委員少森鄉賢事親至孝，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秉承令尊樂善好施之美德，關心本總會會務。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總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致申謝忱。

韋炳念逝世

和記訊：僑商韋炳念老先生（原籍南安韋厝）亦即僑商韋建駿、建侯、建同，貝琦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六月四日下午二時五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擇訂六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安葬於HERITAGE MEMORIAL PARK傳統紀念墓園。

韋炳念逝世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友會訊：本會名譽顧問韋炳念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四日下午三時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八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擇訂於六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安葬於The Heritage Memorial Park 傳統紀念墓園。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施正新喪偶

岷里拉西區獅子會訊：本會前會長施正新（ALFREDO SY）尊夫人施府莊夫人諱雪卿，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六月一日上午七時零四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擇訂六月九日（星期二）上午八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恒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並訂於六月七日下午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陳貽煥逝世

和記訊：僑商陳貽煥老先生（晉江市金井鎮溜江村長宗厝后份）亦即陳利順，謀華，思萍，思明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六月四日夜十一時五十三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3-ORCHID）靈堂，擇訂六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出殯，安葬於武六干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

訃告

<p>洪國獻 (南安詩山)</p> <p>逝世於六月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 靈堂 出殯於六月九日下午一時</p>	<p>李鵬程 (晉江磁灶洋宅)</p> <p>逝世於六月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9-MANOLIA) 靈堂 出殯於六月九日上午六時</p>
<p>施莊雪卿 (石獅杆頭村)</p> <p>逝世於六月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 靈堂 出殯於六月九日上午八時三十分</p>	<p>陳貽煥 (晉江市金井鎮溜江村長宗厝后份)</p> <p>逝世於六月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3-ORCHID) 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p>
<p>盧陳秀戀 (石獅永寧沙美村)</p> <p>逝世於五月三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日上午十一時</p>	<p>韋炳念 (南安韋厝)</p> <p>逝世於六月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2-HELENIUM) 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日上午十一時</p>